



當大觀園一票難求

穆欣欣

越劇《我的大觀園》來澳門演出，首日發售門票三秒售罄。身邊的朋友多數沒「搶」到票。有觀眾反映，部分早鳥或套票優惠持有人當日中午在社交平台轉讓門票，轉讓價格高於優惠購入成本，形成價差。

此插曲印證了本地引進時下「爆款」節目，確實會出現一票難求的火熱現象。引進節目乃「文化惠民」，本是一等一利好之事。然而，好戲既然來了，最好是莫讓本地居民在家門前「望梅止渴」，主辦方日後大可思考，如何在惠及本地居民與引客來澳之間取得兼顧。

此次我有幸觀劇。編劇羅懷臻老師細意叮囑，座位別太靠前啊！進得劇場，方知羅老師提醒因由。舞台由三段縱向可移動階梯組成，在繁華盛景與寂寥空庭之間自由轉換，為演員提供靈動的表演空間，變化出全景、遠景、特寫等電影感的視覺效果。

越劇《我的大觀園》（以下簡稱《我》劇）以老年賈寶玉的回望，以及與青年賈寶玉的對話，展開紅樓故事中最繁華、最動人、最青春的大觀園盛景圖卷。編劇打破傳統戲曲的線性結構，截取原作中寶釵撲蝶、湘雲眠芍、黛玉葬花、妙玉烹茶等經典段落，將四季風景同時鋪陳於舞台；並重構元春省親、寶黛共讀《西廂》、「只說一句話、兩句行不行」、「你放心」、「弱水三千，只

取一瓢飲」等經典情節；借助不同的表演區，讓「魂歸離恨天」與「大婚」兩條情節並行推進。以上疊加，形成了一個摺疊時空的大觀園。同樣的紅樓故事，隱去了賈母、賈政等權威象徵，以全新視角將大觀園從具體的空間轉化為精神家園，營造出唯美、青春、真情、純粹的理想世界。

第一回「情滿大觀園」以元妃省親為核。原著元妃省親是全書繁盛巔峰，也是賈府全盛的高光時刻，實則內中滿是感傷。《我》的舞台上，以「情」扣題。十二釵以內眷身份與元春見面，既凸顯元春和寶玉的姐弟情，也讓十二釵人物逐一亮相。由元春之口說出「金玉良緣」「木石前盟」，喻示寶黛釵三人命運交織。而編劇將寶玉遊太虛幻境置於劇尾，以歷經凡塵的寶玉視角，再和觀眾共品十二金釵人物判詞，當別一番滋味。大觀園是為元春省親而造，紅樓人物美好的青春從此有了安放之所，成為這些人最留戀的心靈故園。

「皚皚積雪下，草木待發芽。等到雪融化，青春又芳華。」編劇羅懷臻說，這是他在創作時最先寫下的句子，代表創作者對改編《紅樓夢》的態度，以及通過劇作傳遞的人生觀和價值觀。不少紅樓作品的改編，常以被視為最接近曹雪芹原意的「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」——寶玉離去收煞。《我》劇在此基礎上，又寫一筆「歸來」。在繁華散盡後，昇華出新的希

望。此時老年寶玉和青年寶玉重疊為一人。

寶玉：「我想回去看看。」
老年寶玉：「回到哪裏？」
寶玉：「大觀園。」
老年寶玉：「還是一個情字放不下。」
寶玉：「放不下。總也放不下。」

曹雪芹寫《紅樓夢》，也是一個「情」字放不下。他既寫鮮花着錦、烈火烹油，也寫盛景之後的哀景。寫作中，他何嘗不是一次次地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園？劇中第五回「如此成人禮」，黛玉從傻大姐口中得知寶玉要娶寶釵後，剎那魂魄出竅，神情恍恍惚惚，步履跌跌撞撞。

鳳姐：「林姑娘要到哪裏去？」

黛玉：「回我的瀟湘館。」

太虛幻境是金陵十二釵等鍾靈毓秀女子的來處與歸途，而大觀園永遠是她們的精神家園。此情此景，黛玉答鳳姐之問，是否宜虛化成「我要回去了」，比她說出「瀟湘館」的具體地點，更動魄淒心？人生至悲，莫如張愛玲在《半生緣》裏寫：「我們回不去了。」

拋開粉絲與流量的話題，陳麗君和整台演員都熠熠生輝。陳麗君通過表演、形體身段、聲腔細膩刻畫人物，把賈寶玉的富貴氣、少年氣、率性與真情表現得層次豐富、淋漓盡

致。她的第一次出場，「幕內起調」，一聲「我來也」，觀眾未見其人，先聞其聲，內心頓生陽光明媚之感。果然，一個毫無脂粉氣、被愛包圍的賈寶玉登場了。

然而，對於戲裏表現寶玉捱打一場的「滾樓梯」處理，我持保留態度（這樣會捱罵）。但我必須承認，這是一段高難度的表演。演員從約一米八高的長階梯上分兩次滾下：雙手環抱、雙腳收斂、精準控制重心，胸前佩戴的通靈寶玉還須避免在翻滾間飛脫……滾樓梯後的動作要銜接流暢，最難得的是，陳麗君緊接着穩穩地完成了大段唱段。

觀眾多為陳麗君而來，他們說最期待「君君」這場戲。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，戲演到這裏時，其實大家都「出戲」了。粉絲看的是陳麗君「滾樓梯」，而不是寶玉捱打；包括我在內，心疼的是陳麗君，而非戲

裏的寶玉。有位朋友說，陳麗君還年輕，但她這個動作能夠一直做下去嗎？會不會對身體有傷害？這顯然是出於對演員長遠成長的關心。

順着此問，我們不妨再想：如果《我》劇不是陳麗君演，是否仍一票難求？戲曲有此人才，是可喜之事，有關方面應因勢利導，把觀眾對演員的這份喜愛，轉化為對角色、劇本、唱腔與整個劇種的持續興趣。

浙江「小百花」當年的《五女拜壽》，培養出茅威濤、何賽飛、陶慧敏等閃亮的星。從一九九八年茅威濤領銜「小百花」來澳門演出，到十年前蔡浙飛來演出《陸游與唐琬》，再到此次《我的大觀園》，我每一次都沒有錯過。衷心希望「小百花」保持初心、傳承好越劇藝術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回得去、守得住的共同的精神家園。



▲浙江小百花越劇院越劇《我的大觀園》劇照。 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圖片

文字棲居山海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深圳以速度聞名，高樓林立、車水馬龍，但在城市東南端的大鵬半島，山海遼闊，卻是另一片別樣風景。周末來此度假，在琉璃海灘邊，山海相銜的靜謐間，暫且放下奔忙，靜賞安閑。

這片海得名「大鵬」，源於半島連綿山巒起伏，俯瞰之下，地勢宛若一隻巨大鵬鳥展翅欲飛。明代在此設立大鵬守禦千戶所，即是如今的大鵬所城，守護粵東海防，抵禦海寇。海浪奔湧千百年，不只記下旖旎風光，更見證護衛海疆的厚重歷史。

曾到訪大鵬兩次，碰巧一晴一雨，朝暮晨昏皆有詩意。晴日的大鵬灣，是透亮晶瑩的琉璃海，亮堂堂直闖進你的眼裏和心裏來。陽光毫不吝嗇地鋪灑整個海面，海水由淺及深層次分明：近岸是薄荷綠，清淺的，款款動人；向遠，深海藍緩緩暈開，沉靜如謎。波光如碎金粼粼搖曳，遠山含黛，海風清冽拂面，讓人耳目為之一洗。而微雨的大鵬灣，則變換為一幅清雅水墨。雨落海面，漣漪細密，窓窓窄窄宛如緞花。朦朧間，山

與山雲霧輕籠，水天渾然如一，靜且從容。相較於大梅沙的熱鬧，或是東西涌的野趣，大鵬琉璃海因四時之景皆不同的獨特氣質，儼然深圳新的海濱一景。晴日觀碧海長空，雨中賞煙波浩渺，讓每一位特意到訪或不經意間邂逅的人，都能於此沉浸，忘卻時間。

海的故事久長，文學是生動註腳。神話傳奇有海，詩詞曲賦有海，今人的劇本小說、口口相傳的故事中，亦有海。它見證過荷馬筆下奧德修斯千年前的漂泊，收藏過普希金依依難捨的離別，是張九齡月下的相思脈脈，也是海子用青春和激情寫下的幸福之書。文學與海的故事多不盡數，今次我們在大鵬灣入住的酒店，便專闢一隅鋪排其間的脈絡經緯。書裏的詩和遠方的故事，寫一頁海；手賬和小巧雅緻的玻璃杯中，盛一捧海；目光由近及遠，轉向落地玻璃窗上那些與山海有關的字句，正遙遙與窗外風景呼應，築起一重詩意盎然之境。

大海晴雨有時、包納萬象，文字悲欣交集、安撫人心。當我們來到海邊，所見所感絕不僅是風物變幻之美，更有字裏行間的浪漫引人心動，裊裊不絕。



►大鵬灣遠眺一景。

作者攝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了，儘管他們的衣着仍散發着濃烈的樟腦丸味，但絲毫不影響等待演出的熱鬧氣氛。

晚上七點，在樂池中，英國著名作曲家康斯坦特·蘭伯特開始指揮演奏柴可夫斯基序曲那激動人心的號角聲。片刻之後，英國薩德勒之井芭蕾舞團拉開了本次演出的帷幕——改編自俄羅斯古典芭蕾舞劇的《睡美人》正式上演。身穿雙色粉紅芭蕾舞裙，飾以銀色垂飾和薄紗袖子的英國首席芭蕾舞演員瑪格特·芳婷驚艷亮相舞台，她完美詮釋了「睡美人」奧羅拉公主。芳婷當晚演出的戲服和舞台背景皆出自英國頂尖舞台設計師奧利佛·梅塞爾之手。在隨後的幾十年裏，這部作品被重新上演了超過一千一百次，經過定期更新，它至今仍是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保留劇目之一。

事實上，這場芭蕾舞劇《睡美人》的演出，並非單純描述劇情中王子吻醒公主等經典橋段，而是因為它在英國文化重建、國家象徵轉型以及倫敦重回國際舞台等歷史進程中，扮演了「喚醒者」的角色。

喚醒者

先說皇家歌劇院，在二戰期間曾被徵用並改裝成大眾舞廳，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，英國政府決定將其重新恢復為頂級藝術殿堂。而芭蕾舞劇《睡美人》正是揭開序幕的歷史性劇碼，這場演出宣告了倫敦文化生活的復甦，被視為英國走出戰爭陰霾、迎向和平新紀元的象徵。

在演出中，梅塞爾為《睡美人》設計的四套布景和約兩百套服裝主要取材於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，並點綴着一些早期西班牙和威尼斯的繪畫和版畫。以他為序幕設計的夢幻拱門和羽狀樹木為例，其靈感直接來自讓安托萬·華托的《舞會的樂趣》這幅洛可可風格的代表作，畫中描繪了一群優雅的狂歡者，他們穿着混雜的戲劇服裝和當時貴族服飾，在波光粼粼的噴泉前享受舞蹈、音樂和愉快的交談。這幅畫的背景同樣以條紋柱廊為特色，運用了比比耶納式的雙重透視，但隨着畫面的遠去，筆觸和顏料的質感變得模糊不清，人物與樹木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。

舞台這些幻象實際上有着強烈的現實主義意義，儘管主人公奧羅拉的覺醒象徵着英國從戰時的匱乏中復甦，但當時配給制度仍然有效，人們仍面臨嚴重的物資短缺，劇組幾乎不可能找到絲綢緞子、人造花或優質的顏料和畫布。為了這場象徵國家重生的演出能夠成功，梅塞爾發揮巨大創意，在資源極其

有限的情況下，運用代用品和高超的工藝，比如橡膠、透明膠帶、清潔布、管道清潔刷和糖果包裝紙等非正統材料，幾乎憑空打造出富麗堂皇、如夢似幻的宮廷布景與服裝。這種在廢墟與匱乏中綻放的美麗，給了當時身心俱疲的倫敦市民極大的精神慰藉。劇中「黑暗魔咒被破除、光明王國重新甦醒」的隱喻，完美對應了戰後英國告別黑暗、百廢待興的社會心理。

另外從藝術角度講，在一九四十六年之前，古典芭蕾的代名詞主要是俄國（如馬林斯基劇院）或法國。而這場《睡美人》的成功，不僅讓傳奇舞星芳婷一舉奠定了國際巨星的地位，也展現了英國舞者詮釋俄羅斯古典經典的獨特優雅與精準。一九四九年，該芭蕾舞團帶着這套《睡美人》前往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巡演，引發全美轟動，可謂確立了「英式古典風格」的藝術標杆。

由於這段特殊的歷史紐帶，《睡美人》成為了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「劇團基石」與精神象徵。每逢舞團的重大歷史時刻、周年慶典、或是新任藝術總監上任，往往都會重新排演這部作品，用來檢驗舞團的古典技術實力並致敬歷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這部舞劇不僅僅是藝術上的成功，更是在一九四六年那個初春之夜，實實切切地用藝術喚醒了因戰爭而沉睡、受創的英國社會與文化活力。

人共菊花醉重陽



文化什錦
王玉美

時序邁入深秋，夜裏幾場冷霜過後，路邊不少草木便慢慢衰黃。就在這般日漸蕭索的時節，菊花陸陸續續開了。「九九」重陽如期而至，登高望遠，閒坐賞菊，酌一口菊花酒，老輩人傳下來的習俗，一年又一年，把九月初九過得富有情味。不少人趁着秋日出遊，人與黃花相映，秋風漫過衣襟，也就有了人共菊花醉重陽的意趣。

菊花算得上是重陽時節的主角。秋風一陣緊似一陣，春花夏花都早已謝去，田野、籬畔，唯有菊花迎着寒霜舒展花瓣。古人喜愛菊花，不單是欣賞花色好看，更看重它耐得住寒涼的性子。賞菊的風氣，從魏晉時期慢慢興起，之後流傳開來，不管是鄉間百姓，還是城裏的讀書人，重陽前後總要尋一處看看盛放的菊花。

古代不少詩人，逢着重陽見到菊花，免不了提筆寫上幾句。孟浩然作客鄉間，與友人相約，「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」。沒有盛大的宴飲，只是尋常農家的聚會，等到

重陽那一天，再過來一同賞菊飲酒。簡簡單單的一句詩，寫的就是鄉居生活的閒適，不必刻意追求風雅，花開的時候相聚，順着時節享受眼前的光景。

元稹寫菊花：「不是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盡更無花。」春天百花熱熱鬧鬧開過之後，很快便零落。唯獨菊花要等到深秋才慢慢綻開。在古人眼裏，這何嘗不是做人的道理，不必急於爭先，耐得住寂寞，方能守住本心。

重陽登高，也常常和簪菊聯繫在一起。杜牧登上齊山，放眼四望秋色，寫下「塵世難逢開口笑，菊花須插滿頭歸」。人世間煩心的事情本來就多，難得趕上重陽這樣一個日子，山風清爽，遍地黃花。索性拋開心中鬱結，摘幾枝菊花插在頭上，盡興而歸。借賞菊釋懷，不必被俗世的煩心事牽絆，這正是古人過節時的一份豁達。

說到菊花，還有李白的詩句，「菊花何太苦，遭此兩重陽」。這首詩作於九月十

日，民間把初九稱作大重陽，初十叫作小重陽。接連兩天，人們設宴遊樂，不少菊花被隨手折下。詩人看着零落的花枝，心裏生出幾分憐惜。熱鬧過後，繁花轉眼憔悴，由眼前的菊花，也聯想到世間盛衰起落，字句之中藏着淡淡的感慨。

古時候，人們還把菊花喚作「延壽客」。民間普遍認為，秋天的菊花吸納了寒露，有調養身體的效用。每到重陽，不少人家便採摘新鮮的菊花，用來浸酒，也有的直接拿來泡茶。菊花酒色澤淺淡，入口帶着一縷淡淡的花香；菊花茶清苦回甘。不管是酒還是茶，小小的一杯裏面，裝着普通人祈求身體安康的心願。

簪菊、賞菊，飲菊花酒，這些習俗一年年延續下來。文人借菊花抒發心志，尋常百姓借着菊花寄託樸素的願望。菊花凌寒開放的品性，慢慢浸潤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，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世人的處世態度。

時代往前走，城市高樓多了，很難再見

到大片野生的菊花。可每逢重陽，街市上依舊能夠見到盛放的秋菊。閒暇之時，出門走走，看一看菊花，心裏想一想古人留下的那些詩句。趁秋光尚好，登高遠望，感念時光緩緩流淌，也祝願家中長輩平安康健。

秋風掠過街巷，黃花靜靜開放。歲歲重陽，人們看花、閒談，於煙火日常之中感受秋意。人共菊花醉重陽，不必刻意尋覓詩意，秋光當下，詩意自在其間。



▲十月十二日，北京國家植物園第五屆「菊韻金秋」菊花展吸引眾多遊客觀景。 中新社